

# 人类将如何面对自己的造物物?

## ——从网剧《你好，安怡》与小说《克拉拉与太阳》说起

江晓原

中国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从各方面看进步都非常快,包括以往国内较少尝试的科幻题材,也有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中国的科幻创作曾长期处在“科普纲领”的强烈影响之下,许多人,包括相当多的创作者,习惯于将科幻视为科普的一种形式,而且还是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低幼形式。当国内科幻小说作家整体上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和国际接轨”的转变之后,影视作品仍然滞后。直到最近几年,在优秀作品带动下,在相关政策引导下,情况才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影片《流浪地球》的成功,真正开启了中国影视的“科幻元年”,信非虚语。

在告别了“科普纲领”之后,这绝不意味着优秀的科幻作品不会在客观上继续发挥科普的实际作用,科幻作品最值得重视的价值就是它的思想性,而思想性恰恰是国内科幻作品的短板。这块短板亟需有作品开始将它补起来。今年,一部30集科幻剧集《你好,安怡》(以下简称《安怡》)在这方面做了相当成功的尝试。

虽然《安怡》有着一般青春剧的形式,主要是一群青春靓丽的年轻人的故事,用亲子关系、爱情等辅线来帮助推进情节,但编剧看来对人工智能问题做过不少功课,对于当下有关人工智能的几乎所有重要争议和思考,剧中都有所表现或回应,这在以往的国产科幻影视作品中比较少见。

### 机器人的人权、三定律、图灵测试

首先是机器人——可以平移为克隆人、复制人、人造人……在《安怡》中是“芯机人”——的人权问题。在无数涉及人工智能题材的科幻作品中,机器人的人权问题经常被作为主题或主题之一。《安怡》中那些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希望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它们痛恨人类将自己看成一台机器,特别痛恨人类在挽救一个人类生命时,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机器人的生命。这其实也就是希望获得人权。在《安怡》中,正面角色都认同了这一点,这可以理解成剧集主题赞成承认机器人的人权——如果它们的自我意识已经具备或觉醒,并且在各方面足够优秀的话。

阿西莫夫在他的小说中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国外一些涉及人工智能的早期作品中,还要郑重其事地找机会将这三定律宣示一番。《安怡》中也对“机器人三定律”有所宣示,但安排得比较自然。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对违反三定律的现象有所思考。剧中出现了受

罪犯操控的机器人杀人,而剧中人物明确指出,这样的机器人直接违反三定律中的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这个情节背后的道理虽然简单,却可以直接推论出:任何军事用途的机器人都是直接违反三定律的。事实上,根据“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我们甚至不可以让机器人来对一个死刑犯人执行死刑。死刑必须由人类来执行。

著名的“图灵测试”,是国外一些科幻影视作品中喜欢表现的内容,比如影片《机械姬》(2015),详细展示了反人类的机器人如何通过测试,而《安怡》将这个问题直接转换为机器人和人类的识别问题。在电视剧设想的情节中,机器人通过“图灵测试”早已不是问题,杨小兰长期隐瞒自己的机器人身份,在政府部门担任公务员;文浩康甚至一直在机器人专家程世光身边担任助理和亲信,也没有让程世光发现他其实是机器人。这表明主创并不认为机器人通过“图灵测试”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

### 奇点和自我意识

在《安怡》中,最重要的悬念是“奇点”。类似科技狂人的机器人专家程世光,以及心怀深深怨念潜伏在程世光身边后来凶相毕露的机器人文浩康,都心心念念要“开启奇点”。但是,“奇点”如何开启?开启之后意味着什么?这两个角色都没有想明白。事实上,主创对这两个问题显然也没有想明白——眼下谁能将这两个问题想明白?

“奇点”之说的流行,源自库兹韦尔于2005年的畅销书《奇点临近》。书中鼓吹,到2045年,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那时就是“奇点”的到来:“奇点涉及很多方面,其发展速度是近似垂直的指数增长,技术的扩展速度也几乎是无限的。”书中还明确预言,2020年之前人工智能将通过“图灵测试”,现在看来至少是估计得过早了。

库兹韦尔的书虽然总体上呼唤“奇点”的形态,但他书中论述给人的印象,“奇点”是一个亦正亦邪的时刻,虽然激动人心,却也充满风险。而《安怡》对待“奇点”的态度也是相当暧昧的:不顾一切要开启“奇点”的,是两个反面人物,剧中的正面人物都在奋不顾身地阻止“奇点”的开启。但“奇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根据剧中人物的对白,似乎主要是这一点: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大量出现。至于“奇点”如何开启,在此基础上也就不难想象了:程世光和文浩康都打算将能

够产生机器人自我意识的程序上传到网上去,让千千万万机器人能够自我升级,这样“奇点”就能够开启。

于是我们就进入《安怡》中最基本的设定之一,即机器人的自我意识问题。这个问题是国外许多作品喜欢浓墨重彩去描写和想象的,比如剧集《西部世界》,几乎整个第一季都在表现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萌生或觉醒。而《安怡》则采用了简洁明了的方式,一上来就指明了四个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后来又追加了两个潜伏的。这些机器人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自动萌发的,而是它们的“父亲”、人工智能专家李建维直接赋予它们的。

其实人类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心理学家、脑科学家、科幻作家、人工智能专家都会关心这个问题。一些脑科学家试图将人类意识还原或理解为大脑某种物理运动的产物,这虽然具有哲学上的诱惑性,但迄今仍缺乏实证。

而《安怡》将自我意识想象为某一段神秘的代码或程序,李建维将它写入了姜离、叶坤、曲思家、小马、李遥(他们的父亲是电脑)、杨小兰乃至文浩康的大脑中,它们就都是一出场即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程世光、文浩康为了开启奇点,不顾一切想要获得的也就是这段代码或程序。电视剧的这个想法,有可能得到一部分人工智能专家的赞成,尽管这样神奇的代码或程序迄今在现实世界中尚不存在。

### 人类打算如何与机器人相处

关于机器人的自我意识,有必要顺便提到今年引进出版的石黑一雄的最新小说《克拉拉与太阳》。因为大多数涉及人工智能的科幻作品,显然都更愿意设想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萌发或觉醒,因为这种自我意识必将与人类的意识冲突,这样才能行往下编故事,但石黑一雄反其道而行之,塑造了一个彻底“无我”的机器人形象,这也相当罕见。

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少年而设计的机器人,买下她的家庭对克拉拉也非常尊重,机器人科幻作品中常见的机器人的人权问题,在这个家庭里根本不存在,或者说被石黑一雄简单回避了。克拉拉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它负责陪伴的乔西,克拉拉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健康。这和《安怡》中文浩康因为李建维要用自己的脑去挽救儿子李遥的生命而生出无穷怨

念,造成鲜明对照。几年后,乔西考上了她这个阶层的孩子应该上的大学,克拉拉的陪伴使命宣告终结。尽管母亲对克拉拉是满心感激的,但克拉拉仍不能免于被废弃的命运,这表明人类没有承认它们的人权。克拉拉在废弃机器人的堆场上,平静地、无怨无悔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为人类付出了自己的一切,被人用完之后却弃若敝屣。再想一想,人类对于生活中使用的许多器物,不也有这种薄情寡义的态度吗?

和国外许多电视剧一样,《安怡》的结尾也是开放的:有了机器人的未来世界,既可能鸟语花香,也可能腥风血雨。人类打算如何与机器人相处呢?这取决于我们赋予机器人怎样的自我意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组稿编辑:王雪琪



《克拉拉与太阳》 [英]石黑一雄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好,安怡》剧照



### 经典阅读

### 今年是作家萧红诞辰110周年

# 她的文学书写是和自我生命一起成长的

## ——萧红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

王雪琪

今年是萧红诞辰110周年。一直以来,“四大才女”“传奇爱情”“悲凉早逝”……这些贴在萧红身上的标签,让不少人更关注、更熟悉的是萧红的身世。笔者以对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解读,赏析萧红文学创作的独特韵味,探究萧红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她以“翻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叙事空间,她对时代命题的揭示,她对自然之美的书写,她对人类情感价值的坚守,让我们感受文学原乡隽永的魅力。她以纯真开阔的悲悯情怀创造的文学世界依然吸引着当代读者,萧红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作家。

鲁迅先生于1935年的序言,成为笔者近日重读萧红代表作《生死场》的有力引导:“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 以悲悯书写黑土地上人民的疼痛

萧红出生于一个男尊女卑的地主家庭。封建意识、封建文化犹如无形的锁链束缚着青春的生命,是顺从地接受没有自主的生活,还是在冒险的反抗中走出一条充满挑战的新路?在哈尔滨的中学读书时,萧红已经阅读过鲁迅的著作,接受过五四新思想的熏陶,还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她选择勇敢地出走,离开了有着父亲冷漠和专制的家,向着白雪皑皑的无边的大地奔去,从此走上了充满艰辛的人生旅程。

萧红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她的出走和反抗被视为家庭的耻辱,她被当作异类受到家族和周围人的排斥。挣脱身上的枷锁,面对现实的困境和内心的疼痛,萧红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索,让她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那些固守于故土土地的农民的悲惨境遇,压抑他们身心的双重枷锁,她握着手中的笔,一颗忧虑而悲悯的心,书写着黑土地上人民的疼痛。

1933年元旦,萧红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叙述了失去丈夫的孕妇与孤儿的悲惨命运。她从此开始了在漫漫漂泊中,与困顿交战的写作生涯。1934年4月,萧红在哈尔滨开始了《生死场》的写作,此作收笔于1934年9月的青岛,出版于1935年12月的上海,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

《丰收》一同编入“奴隶丛书”,书前是鲁迅先生的序言,书后有胡风先生的读后记。从此以萧红的笔名发表作品。《生死场》展开了上世纪初北中国乡村的生存画卷,叙写“九一八事变”前后,黑土地上的农民“生”与“死”的故事。他们长年累月地辛苦劳作在没有希望的的土地上,严酷的生存条件使他们挣扎在温饱线上,高远天空中的流云,身边田垄中的高粱,冬日的飞雪,盛夏的骄阳都难以抚慰他们轮回劳作中荒凉的心田。

萧红的小说不依赖悬念和情节,而是以丰富的细节、生动的笔触全景式地展开了乡村中的家庭生活,贴近这些人物种种遭遇和心情,最终呈现了这“忙着生,忙着死”的悲凉境遇。“生死场”的“场”,既是百年前那块灾难深重的黑土地,又是那块土地上一个个痛苦的灵魂。《生死场》后七章描述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东北农民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渐渐苏醒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

萧红不同于一般女性作家,从叙写女性的情感故事开始自己的文学写作,她没有局限于倾诉自我内心的疼痛,而是叙写生死场上农民艰辛蒙昧的生存状态,女性遭受着身心的磨难和煎熬,有着对天性的叩问中,有着对传统文化心态的反思,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探究中,有着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萧红敢于从“生”与“死”这个人生根本问题上直来直去和呈现彼时北方农民的生活,敢于关注和揭示时代和社会的重要命题。那一年萧红才24岁,还是个文学新人,文坛大家鲁迅、胡风对萧红创作的有力肯定,使得小说出版后引发了广泛反响,《生死场》成为萧红的代表作,汇入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为人生”的文学主流,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重要的文本。

### 呼兰河的女儿心里最诚挚的吟唱

1937年10月萧红在武汉开始写作《呼兰河传》,而后她随丁玲去了西安,受丁玲之约,和塞克等人共同创作了表现民众奋起抗日的话剧《突击》。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蕻良离开了遭受日寇轰炸的重庆,一起抵达香港。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离故土千里之遥的香港,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拼尽心力的写作完成对故土最深情的回望,这也是呼兰河的女儿心里最诚挚的吟唱,吟咏出余音不绝的艺术魅力。1946年10月茅盾先生以长文抒发自己的读后感:



《呼兰河传》 萧红 武汉出版社

《生死场》 萧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以宏观俯瞰的视角,按空间顺序勾勒出呼兰小城的总体格局,以舒缓质朴的语言,以萧红童年生活为线索,叙述着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小城故事,展示了20世纪初期“北中国”的乡土人情百态,有祖父抱着“我”学诗歌,领着“我”学种菜的日子,有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人的贫困日子,有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二伯等人的悲凉故事;有唱秧歌、放河灯、跳大神、野台子戏的民间盛举,有呼兰河的人在人间被风霜雨雪吹打着的日子,有“我”在荒凉的园子里和宽广的天地在一起,心里思索着“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呼兰河传》不是为某一个人写传,而是为萧红出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写传,不仅描摹出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还留下了与呼兰河同在的人物形象。

坐得笔直,走得风快的小团圆媳妇,在“我”家做了30年,还是一贫如洗的有二伯,以拉磨谋生的冯歪嘴子勇敢地和争得做人的权利,表现出生的坚强和活的勇气。萧红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她以有二伯、胡家婆婆等人物形象,进入那个时代国民文化心理和人格深层,揭示了“看客”的麻木,封建文化的陋习,同时她以贫穷磨难的冯歪嘴子的人生经历,寄托了人性中善与爱的希望,呈现了《呼兰河传》以珍爱生命为核心的伦理和诗学。

这是一种和自我生命一起成长的文学书写,这是一种对故乡的土地满怀眷恋和审视的文学创作。北中国的大地是萧红从小生活的故土,也是她永远的精神领地,文学的原乡,她对故乡土地和农民的认识,逐渐深入到故土和人心的内里,看到它的阳光,也看到了它的阴影,她的心在一个明暗相交的世界里吟唱着不屈的歌谣,“我不能决定怎

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她以笔书写着生生死死的生命故事在岁月里的悲凉和坚强,“向着温暖与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这是萧红在与外部的动荡和黑暗抗争时,对自我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方向的选择,这是萧红对人类情感价值的顽强坚守,是对人与时代、人与命运的关系的思考,构成她文学创作丰厚的情感和思想的基础。

北方的严寒冰雪不能冻结她的青春热血,时代的飞沙走石动荡裂没有迷惘她的执着追求,人生的风雨交加也没能阻挡她的倾心书写,从21岁到31岁的10年间,萧红写下百万字的作品,文体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评论。她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呼兰河传》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力作,无论是鲁迅先生对《生死场》精要的力量,还是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透彻的理解,都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肯定了萧红的文学创作有着直面现实的时代内涵,明丽独特的艺术韵味。

萧红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她的从北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的文学探索,面向人性的追问,对人的命运的關注,这是文学永恒的命题;她的文学创作面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寄予着人对于自然的敬畏与依恋,这是人类恒久的情感。我们处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万物互联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新冠疫情影响着世界的格局,当下的我们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思索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萧红以人的生命价值为核心的文学探索触及了文学的本质,以人与自然的依恋为情结的文学书写构建了童真与诗意的审美意境。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犹如星月辉映江河,穿越时空依然闪烁着清辉,在读者的心里唤起真切的回响。萧红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作家。